



□ 12
476
7



十三經注疏

尚書三

仁12
476
7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所錄文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

湯伐桀升自陲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陲出其不意陲在河曲之南○

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諡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

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陲音而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

伊尹至湯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志而歸湯輔

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陲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

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眾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

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

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

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

東

波
18
7

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築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築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陬之所在故先言築都安邑之名言陬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陬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陬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築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陬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爲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腹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腹在定陶於義不得

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南夷乎謚言是也而湯誓戒誓湯疏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誓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契始不具故備言之也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王則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比桀於一夫格庚白反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夏多罪天命殛之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台以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反下同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改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予惟聞汝衆言不憂我夏氏有罪之政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

其如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夏王率遏眾力

率割夏邑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

有眾率怠弗協日曷喪予及

汝皆亡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

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疏王曰至攸赦○正義曰

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

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夏

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

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眾即

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眾人舍廢我稼

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

惟聞汝眾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

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眾人其必言曰夏

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

眾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

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

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君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

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

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

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

庶亦眾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難也○傳契始至一夫○

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士之商也若入遷遷即
改名則相士至湯改名多矣相士既非始祖又何取乎知其必
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
不然也湯取契後入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
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
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
稱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
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
稱王也鄭立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之時始
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
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
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
云汝言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
曰此經與上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
故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
故以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
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

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
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
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
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
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
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
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
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
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
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
之後刑罰尙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子孫周禮云其
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
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爲權脅之辭
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
罪隸春人橐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湯既勝夏
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湯既勝夏

欲遷其社不可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

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

時戰反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政句音鉤句龍

共工之子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

為后土之疏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

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夏社疑至臣扈故不可而止

○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

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

慙也易革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

變革此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與民變革者也所以

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

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

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

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

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

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

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之時大

然而旱乾水益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

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

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前言七年禮記云夏之衰也周

也由祀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

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土祭龍柱稷祭土祭龍也孔無

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稷是配食者也孔無

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謂遂討之○績

子寂反從才容反

遂伐三朥俘厥寶玉

三朥國名築走保之今定陶也築自

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

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朥子公反俘

音孚行戶剛

反一音如字

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

所往之路築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朥

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詰文築必載寶而行棄於

三朥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

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

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誼

伯仲伯作典寶

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自三朥而還大坰地名○夏亥雅反坰故螢反徐欽

疏

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

臣仲虺作誥以誥湯使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

三朥故傳言自三朥而還不言歸自三朥而言歸自夏者伐

夏而遂逐築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

其來處故云自三朥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毫

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

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

為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

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仲虺之誥

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

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

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

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

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

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名

誥之類一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

其句畢命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

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

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

書疏八

六

各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
 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
 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
 會同者因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眾此惟誥湯一人而言
 必對眾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
 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
 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仲

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仲

虺乃作誥陳義誥湯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惟天生聰明時又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昏亂不恤下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

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茲率

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疏成湯

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
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
鄭立云巢南方之國田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
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
 之言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託天以

乃桀之大罪矯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肇

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始我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音足

音揚反颺書統八

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亂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也。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毫之道，正義曰：周禮卿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愚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裕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傳弱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末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

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德曰：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離 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疏 德曰：至乃離。○正義曰：易繫

怠日日益新，德加於人，無遠不届，故萬邦之眾惟盡歸。德之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閒，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後世中如字中，或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作忠非裕，徐以樹反。書疏八

九

事之。王徐于謂人莫已若者亡之益亡之道。好

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嗚呼慎

厥終惟其始。慎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殪有禮覆

昏暴。有禮者封殪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

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湯既黜夏命。其王命也退。復歸于亳作湯誥。湯

誥。以伐桀大。疏。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

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

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疏。王歸自克夏

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

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

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

侯。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

一人古。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天上帝。天。疏。

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也。衷善也。

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

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

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爾萬方百姓。羅

其凶害。弗忍。荼毒。羅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

也。羅。羅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茶。

云反煥呼亂疏天命至允殪。正義曰樂以大罪身即黜，反樂音洛。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

既除大惡天下煥然修飾若草木同生華北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責飾易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

卦文也。夫卿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大夫。計。疏。傳此伐至眾心。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反。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眾心。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

敏。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悖淫。戒諸侯與之。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更始彝常。慢之。彝徐音夷。他刀反。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守。常法承。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救。大美道。

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疏。惟簡。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其簡在天心故也。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爾。予一人。自責化。不至。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及。之美。忱。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各主土地之官作明居。市林反。

疏。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書疏八

士

始見祖明是初即王居位主喪。奉嗣王祗見厥祖見賢遍反

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

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曰嗚呼古有夏先后**

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時掌反禳如羊反。**疏**傳先君至禳災。正義曰有夏先君摠指桀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

暨鳥獸魚鼈咸若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疏**暨其器反鼈必滅反。

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鳥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借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禍災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毫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疏**

于其自毫。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虐以寬兆民允懷。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虐以寬兆民允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

親長則家國並化終

疏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

治四海。長丁丈反。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核物也。行

經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

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

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

以及幼耳

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

疏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

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

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

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

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言理

疏居上克

明。正

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

為下克忠事上

竭誠與人

不

怨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

求備檢身若不及

使人必器之常

疏

檢身若不及

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

以至於有萬邦茲

惟艱哉

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

人俾輔于爾後嗣

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

制官刑儆于有位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常舞則荒淫樂酒

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

畋時謂淫風

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

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過之風俗。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音田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

有德疎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

于萬反注同者巨夷反比毗志反
徐扶至反稚直利反囂魚巾反
惟茲三風十愆卿

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道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

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

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諫爭之疏曰敢有

爭鑿在洛反頽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

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

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

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

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

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年

有德親此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

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

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

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

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

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

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醑樂酒

日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

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傳殉求

至風俗。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

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

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

傳狎侮至風俗。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

侮而言之旅葬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

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

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

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匡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

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

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

書流八

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洋洋美善者謂上湯**疏**

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修德無小則天下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疏**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

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肆命陳天命以徂后陳往古明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

地也不知朝政故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念常道伊

尹作太甲二篇太甲至三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

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

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

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
王祖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
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
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
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
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
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 戒太甲故**疏**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正義曰盤庚
太甲及沃丁君爽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
異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
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
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阿倚衡
順伊尹之訓**疏** 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
○倚於綺反**疏** 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凡經幾月必
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
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
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
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日

也○傳阿倚至之訓○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
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立
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常目在之諫是也言
顧音故諫音是說**疏** 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

文理也祇巨支反**疏** 還視也諫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視是古今之明命謂常目在
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
也**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

下○監**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
工暫反**疏**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

反徐甫亦反**疏** 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
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
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

禮約

肆嗣王丕承基緒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

祖修德不普悲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

反徐甫眉反

終相亦惟終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築君臣滅先人之

取亡。相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

王惟庸罔念聞

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王惟庸罔念聞

待旦

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

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

訓戒。俊本亦作峻迪大歷反

無越厥命

以自覆

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

慎乃

儉德惟懷永圖

言當以儉為德

若虞機張往省

括于度則釋

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

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見歎美無窮。懌音亦

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又言曰先王以味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

待且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

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

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

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

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

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且行之則

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

惟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

書疏八

七

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至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王未克變。伊尹至忠所以不以甲性輕脫政亦如是也。正義曰未克變者據在後能變故反疏。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克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也。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止。冀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其終從己也。義將成其性也。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義本亦作誼。

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疏。伊尹至世迷。正義反後篇同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旁令太甲居王祖桐宮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王祖桐宮居憂。往入桐宮疏。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知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

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葬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般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是般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般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般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芬而小祥又芬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立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

喪凡二十七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無能

月與孔為異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須民以

皇天眷

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疆居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

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關於德故自致

不善。底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也言

之履反

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名罪於其身

疏

傳速名至

○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即計反

其身。正

義曰釋言云速微也微名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名也欲者本

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

可違自作孽不可違

孽災遣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孽災不可逃。孽魚列反違胡亂

反疏

傳孽災至可逃。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青。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遠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遠，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雖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既往，背師保之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

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伊尹拜手

稽首

拜手首至手。疏：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

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

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也。於羣下，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並其有邦，厥鄰乃

曰：後我后，后來無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

仁惠。後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胡啓反。疏：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王懋乃德，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懋音茂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

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

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

無斃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災朕承王之休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疏惟親能敬身者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

善一篇皆詰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

疏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

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揔言治國則稱道輩指所行則言事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與而小言亡也此終

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言與治亂之所任也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為大明耳傳先王惟時懋敬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

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之耳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

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疏**九有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凡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

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夏**

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

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

道**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敵謂

之受**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

辭文詰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以有**

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

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王

于況反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同或如字

民自歸**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言不於一德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言不

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疏**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

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命吉凶亦天降
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
也言小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
右必忠良不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
忠良非其人
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為上于偽反下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
和惟一
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
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
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
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
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
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

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
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
當舉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
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
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
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
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
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
日非自旁觀之則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
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言賢至其人。○
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官用賢才
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問命云小大
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
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選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
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
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
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
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
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

書疏八

疏

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
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
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
民以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君自生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
功○狹戶夾反盡須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
徐子忍反注同彼狹小以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
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沃丁既葬伊尹
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咎單遂訓伊
尹事訓暢其所行作沃丁此篇以戒也亡疏沃丁至
○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
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正義曰世本本
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
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諡云沃丁八年
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
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遂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
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
也伊陟相大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亳
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太甲子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
不恭之罰○桑蘇臧反穀工

木反楮也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
朝直遙反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

亡○巫咸馬云巫男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相
也名咸殷之巫也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

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微伊陟以此
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

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各篇為咸又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
巫咸者君與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

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
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

書流八

書流八

三

祖乙圮于耿 宣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疏
傳宣甲至曰圮。正義曰孔以河宣甲居相祖乙即宣甲之
子故以爲圮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
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
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鄗謂遷來向鄗
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
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尙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
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宣甲居於相
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
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臨相
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
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
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
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
有仲丁宣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
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
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
遷于殷是臨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小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作祖乙

七

八卷終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臣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八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四古文尚書湯誓第一

湯誓第一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商書湯誓新曰予則孛劓汝蓋古文尚書誓作新也

商書

伊尹以夏政醜惡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醜作配誤

爲出不意故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出下有其字

戒誓湯士衆

古本岳本宋本湯作其纂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

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贖也正義云

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齋事而割政裴駰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古文尚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改也

袁本同閩本初亦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按史記集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集解引

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力使不得事農蓋隳枯傳意非原文也

予則孛戮汝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剔蓋亦古文尚書也

多有夏罪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

君其可喪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君作若案若字是也

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

閩本同毛本非作罪

所以比於日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桀字案有者是也

變置社稷

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浦鏜按從之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端之詞又據疏說湯已變稷唯社未遷明不得有欲字

已變稷唯社未遷明不得有欲字

然而旱乾水益

閩本益初作益後加水毛本作溢

故更致社稷

宋本同毛本致作置盧文弨云可通用

大崩曰敗績

古本崩下有壞字

從謂遂討之

古本岳本宋本遂作逐纂傳亦作遂岳本攷證云逐字正釋從字之義即春秋左氏傳晉

師從齊師意也

誼伯仲伯作與寶

陸氏曰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錄其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

自簡賢輔勢

閩本明監本毛本輔作附案附字是也

康誥召誥之類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康作湯

一字足以爲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

謂於會之所

浦鍾云會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

各本予作于案予字誤也

惟王不邇聲色

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

曰後予后

古本予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

閩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

則唯爲君之道

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

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

罹其凶害

古本害作虐

而桀不改

古本作而桀不改政也纂傳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赦

唐石經不作弗

用元壯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壯作牡案牡字是也

浮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浮作孚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

古本無並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

承大美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

古本蔽作弊

乃亦有終

古本亦作元山井鼎曰元古其字。按亦與元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設祀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祠下特設祀禮同

杼能師禹者也

盧文昭云師國語作帥

朕哉自毫

石經補缺哉誤作載

終治四海

葛本同各本治作洽案洽字是也疏乃治于四海同

今緣親以及疎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作令按令字是也

敢有殉于貨色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尙書殉于貨色注云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據孔本此經殉字古文蓋作殉今文則作殉當以狗為正傳云殉求也宜改作殉干求也

昧求財貨美色

岳本纂傳昧作敢按敢字固與經相應然疏云昧求謂貪昧以求之則疏自作昧

親此頑愚幼童

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

宋本同各本身下有者字

謂貪昧以求之

按六經正誤引此文貪作昏攷疏上云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此云貪昧

以求與上貪求相應貪者必昧故曰貪昧似不當作昏

則天下賚慶

按釋文云賚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賚也疏云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是孔氏本作賴也似當

以賴為正賴慶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若作賚慶則費解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桐之時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為一節下文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兩句為一節以傳攷之

此節傳云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專釋止字之義至下傳乃云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為一節率乃祖攸行合下兩句為一節然疏云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蓋已同今本矣

萬世有辭

古本辭作享

使此近先王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必當改悔為善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悔作過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纂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則我承王之災無斃

各本災作美案美字是也古本岳本宋本纂傳斃作厭釋文有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祇作惟明明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

閩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

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

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為厥亦有以厥為其者後亦不悉按

此至沃丁始卒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

伊尹乃迎而受之政

閩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

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要云亦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九有諸侯

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猶言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

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

浦鏜云材今本作才

謂卑順以為臣下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

宋本上訓字作謂按訓字非也

此又觀王修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字是也下觀王重使為善政也同

論七廟諸多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諸作者案諸字誤也

其文見於記傳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傳下有者字

無得為廣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得下有自字

晉文請遂

閩本同毛本遂作隧案隧字是也

使錄其事

各本使作史

兩手搯之曰揚

閩本明監本毛本揚作拱案拱字是也

時則有青眚之祥

宋本之作青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浦鏜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苑作七國

家語作十有六國疑六與七近之。按恐仍當以七十
六國為是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
字似不可省姑存浦說俟考

三篇皆亾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般

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般。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

直吏

民咨胥怨

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胥徐思餘反。怨紆萬反。

盤庚三篇疏

盤庚至三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摠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詰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傳自湯至亳，怨。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般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般，下傳云：般亳。

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般下傳云般亳

之別各則毫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毫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哲以殷在河北與毫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毫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罷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於朝歌○傳胥相至怨上○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遷義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會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詰令則行曉喻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

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已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旣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滄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各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以爲盤庚殷王名盤庚殷王名篇○盤庚殷王名馬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名篇○盤庚殷王名馬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名篇疏○盤庚何非但錄其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疏○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旣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旣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諸則此篇皆諸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詰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

是史意異耳未必見他義。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立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會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叶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門甲立崩弟祖丁立崩門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為曾孫盤庚遷于殷。毫之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率。顛衆感出矢言。顛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我王祖乙居耿爰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稽於龜以先王。

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有可遷輒遷。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馬云五邦謂商正亳囂相耿也。

之斷命。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若顛木之有由。葉。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木之木有用生葉哉。葉五達反本又作柝馬云顛木而肄生曰柝音赴又步。

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徙欲如此。疏。至四方。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

善疏九

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此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葉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葉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繼復先王之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傳毫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毫後殷毫是大名殷是毫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毫是殷也大名故殷社謂之毫社其毫鄭玄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毫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欲往彼殷

也別有新邑居也○傳顛和至之言○正義曰顛即裕也是寬裕故為和也憂則不和感訓憂也故率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為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正義曰孔以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曰劉殺以我王為祖乙此謂耿也○傳劉殺至殺故○正義曰劉殺釋詁云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傳言民至所行○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大卜大遷考自龜是遷必卜也○傳先王至輒遷○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摠謂成湯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為五邦鄭注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毫相耿為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毫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葉哉○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間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葉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

書疏九

四

葉哉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教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曰無或敢伏

正其法度○敷戶教反下如字度如字

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故伏絕小人之所以欲箴規上者戒

疏盤庚至攸箴○正義曰前既畧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

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傳

教教至朝臣○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敷于大胥贊之

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立

以無**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

伏之王命衆悉至于庭衆羣臣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

國遷三日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

由臣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王若曰格汝

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

從心所安○傲五報反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

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

指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

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

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

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

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

○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脩當謂

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

民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王用大敬其政

言民用大

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為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

聒至何謂。正義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庸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庸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非子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無理也。

子若觀火

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舍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惕他歷。

反疏

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至欽之德惟汝之所。舍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舍藏此意謂我。

謀作乃逸

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子亦拙。拙謀成汝過。○拙之劣反。汝過。○正。

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已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

穡乃亦有秋。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

上則有福。○紊。音問徐音文。疏。傳紊亂至有福。○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為耕穡。摠稱故。汝克黜乃心施實。云穡耕稼下承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乃不畏戎毒。

于遠通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

罔有黍稷。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昏馬同本或作散音。綴爾雅昏。散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粵音曰干也。強其丈反。疏。

昏風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鄭玄讀昏為散。訓為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為禍患也。遠近謂賒。

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情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

昏疏九。六。

力穡乃亦有秋但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

毒 責公卿不能和喻 **疏** 傳責公至毒害。正義曰此篇

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

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

官必將遇禍是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 **言汝**

公卿自生毒害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 **言汝**

率共徙是為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 **言汝**

以自災之道。究音軌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

悔身何及 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

及。奉孚勇反注同恫 **疏** 傳羣臣至所及。正義曰羣臣

勅勸反又音通痛也 **疏** 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臣

亦不欲徙是乃先惡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於民也恫痛釋言文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

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言儉利小民尚相

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

若小民。相時相息亮反馬云視王徐息羊反儉息廉反馬

云儉利小小見事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

之入也徐七漸反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

沈于衆 曷何也責其不請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 **若火**

不可信用尚可得遺絕之。燎力召反又力鳥 **則惟汝衆**

反又力紹反嚮竹亮反撲音卜反近前近之近 **則惟汝衆**

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 **疏**

相時至有咎。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

我視彼儉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

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為天子制汝短

長之命滅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

欲徙何以不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

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

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

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傳
我刑至所致。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
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
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遲任有言曰人

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
新汝不徙是不貴舊。遲
直疑反徐持夷反任而
今反馬云古老成人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
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
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

常之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選
汝功勤不掩蔽汝善

是我忠於汝。選息轉反又蘇
管反掩本又作奔數色主反

茲予大亨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亨烝享
也所以不掩汝善。與音預烝之丞反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
災我不敢動用非

罰加汝非德賞汝乎。疏遲任至非德。正義曰可遷則遷
從汝善惡而報之。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

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
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
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
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
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亨祭于先王汝祖其
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掩汝善也汝有善自
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
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違命必有罰也
○傳遲至貴舊。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
賢人也鄭玄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者成人皆謂賢也。傳
選數至於汝。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
選卽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
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己之忠責臣之不忠也。傳
古者至汝善。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
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亨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
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
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
時已然矣大亨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
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禘則禘禘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
對則烝嘗爲大禘禘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

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疏無有至厥善
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去起呂反疏○正義曰此
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違之與近必當
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其行
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
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
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
用罪伐厥死下言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
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
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
文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凡爾眾其
惟致告致我誠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
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疏度乃口
曰度法度也故傳言口勿浮言○度徐如字亦作度疏○正義
以法度居汝口也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
及汝身雖悔

可外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為此南渡河乃話民之

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

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

盤庚乃登進厥民

云告也言也誕徐音但亶丁
但反馬本作單音同誠也
皆至王庭無褻慢○造去報反注
同馬在早反云為也褻息列反
升進命疏盤庚至厥民○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
使前疏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
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眾
人於時眾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
其民延之使前而眾告之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誥之目○
傳為此至民徙○正義曰鄭立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

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航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傳語善至於眾。正義曰釋詁云語言也孫炎曰語善人之言也王苦民不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語為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語善言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嗚呼古我前后

罔不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臧鮮

以不浮于天時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鮮

息淺傳民亦至天時。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反疏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令必行責時

羣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航浮水而行故以浮為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為也殷降大虐

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疏傳我殷至行徙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為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

懷為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厥攸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作視民利用遷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

之聞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曷何未反下同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

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令比

近於殃罰。俾必爾反告其九反比毗志反徐扶疏承汝志反注及下同共羣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疏至于

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歡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

比近於疏子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殃罰也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疏子若至厥志。大從其志而徙之。籲羊戍反

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試汝不憂朕心之

攸困所困不順上命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子

亦惟利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

我順於道理和協汝眾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

亦惟利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

亦惟利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今

亦惟利汝眾故為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爾惟自鞠自苦鞠窮

也言汝為臣不忠自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窮

取窮苦○鞠居六反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窮

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臭厥載○正義曰臭

○臭徐尺售反載如字又在代反疏是氣之別名古者香

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

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

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爾忱不屬惟

故以臭為敗既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爾忱不屬惟

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逮古苟

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瘳差乎屬音疏爾忱至曷瘳○

燭注同馬云獨也沈直林反瘳勅留反疏正義曰盤庚責

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

徙惟相與沈溺於眾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

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

至乃自忿怒何所瘳差也疏汝誕勸憂○

誕勸憂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道

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眾今其有今

罔後汝何生在上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今

無後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疏

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

今予至自臭○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恐

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恐

人倚乃身迂乃心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

辭匹疏恐人至乃心○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身迂或

亦反疏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

不用徙也○傳言汝至迂僻○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

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凝其被

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子迂續乃命于

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子迂續乃命于

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眾迂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

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

奉畜養汝眾。○迂五駕反。疏。傳迂迎至汝眾。○正義曰。迂

畜許竹反。下同。齊虛業反。疏。迎釋詰文。不遷必將死矣。天

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

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眾

耳。臣民。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

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

疏。予念至爾然。○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

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傳言我至先

人。○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

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

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畧而不

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

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閱其勤勞

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

也。此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

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

已命。故責之深也。

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

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茶反。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

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先后不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故

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

能道言。疏。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

無辭。疏。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

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

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

徒。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
然。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貢羣臣而言。汝萬民者，民
心亦然，因博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為明言
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
汝。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汝共作

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
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父

又士良反行下孟反。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
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

命不救汝死。疏。古者至乃死。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
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

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
行惟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父之忠汝祖汝父
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
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傳勞之共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

父是勞之共治民也。傳戕殘至之行。正義曰：春秋宣十
八年邾人戕郟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為
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
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
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茲予
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
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

玉而已言其貪。治乃祖先父不乃告我高后曰
直吏反盡子忍反。乃祖先父不乃告我高后曰

作不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
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

告工號反我高后。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
本又作乃祖乃父。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開道湯大

重下不善以罰汝陳。疏。茲予至弗祥。正義曰：又責臣云
忠孝之義以督之。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
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
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
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
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

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詰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
 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
 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
 其甲以為貨如於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
 用之貨也貝至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
 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爾已言其貪也。傳
 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
 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
 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
 其子孫耳。○傳汝言至督之。○正義曰訓迪為道言汝父祖
 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
 欲使從君順祖陳忠。○鳴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
 孝之義以督勵之。○反注同。○永敬大恤無胥絕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
 反注同。○遠于萬反。○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又如字注同。○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乃有不吉不迪
 中正於汝心。○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

不善不道 顛越不恭 暫遇姦宄 顛隕越墜也不恭不
 謂凶人 顛越不恭 暫遇姦宄 顛隕越墜也不恭不
 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
 ○暫才淡反隕于敏反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殄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劓
 於此新邑。○劓魚器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 往哉生生
 易如字又以政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自今以往進進於善
 家卿大 疏 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
 夫稱家 疏 使人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
 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
 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
 各設中 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享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
 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過人即為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劓絕
 滅之無有遺餘生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
 故耳自今以往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汝遷長立汝
 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傳不易之事。○正義
 曰此易讀為難易之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

不易為難鄭立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
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傳顛隕至於內。正義曰釋
詰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也
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
克云弗敢失墜隕越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
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十七
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究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
其姦究也。○傳割制至新邑。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劓故劓
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
早殺其人不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
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
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言
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黎清。○傳自今至稱家。○正義曰長
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
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
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定其所居正郊廟

薦反朝

綏爰有衆曰無戲言懋建大命

安於有衆

直遙反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勉立

大教

罔罪爾衆爾無共

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

言。○比毗志

疏

盤庚至一人。○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

反讒仕減反。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

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

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輪寫誠信歷徧

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

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

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怒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訓攸為所定其所居摠謂都城

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徒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

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

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刺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
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定王居不得為先定民矣孔惟言定
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
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立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
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于一人是
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
孔旨也○傳布心至告志○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
事耳以心為五臟之主腹為六腑之摠腸在腹內腎在心下
舉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
心是腹心足以表也
內腎腸配言之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
言以遷徙
徙必依
美之功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山險
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
功於我國○降工巷反去羌呂反
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
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
者我之先王欲將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
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

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析離其居宅無有安定之
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
之功定民極也○傳言以至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
都者前人謂木遷者前人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
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
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
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摠稱適于山也易坎卦
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
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
舊處新居皆無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遠平
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
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
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去而墜去之○傳水泉至
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盈溢令人沈深
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
訓中也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
其中今為民失中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言皆
故徙以為之中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心本

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治直吏反。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

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肆予冲人非廢厥

謀弔由靈。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各

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

反。疏。爾謂至茲賁。正義曰。言我徙以為民立中汝等不

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

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善

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

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意如此耳。

必祐我將使復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

稱童人言已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

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

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傳宏賁至

大業。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

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

故為君臣用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

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謀及於衆。又決於著。嗚呼邦伯

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

幾相隱括共為善政。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簡

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朕不肩好貨敢恭生鞠。大

人謀人之保居敘欽。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

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疏。嗚呼至敘欽。正義曰。言遷

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疏。事已訖。故歎而勅之。嗚呼國

之長伯及衆官之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為

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為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

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

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國伯至

能謀此窮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國伯至

善政。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為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與之所約。孔意不然，故摠稱故也。師訓為眾，眾長眾官之長，故為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摠勅眾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為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為善政，欲其同心共為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傳簡大至眾民。正義曰：簡大釋詰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為慮，是相得為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為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眾民也。傳肩任至敬之。正義曰：釋詰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貧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於善者言其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窮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今我既羞唐爾于朕志若否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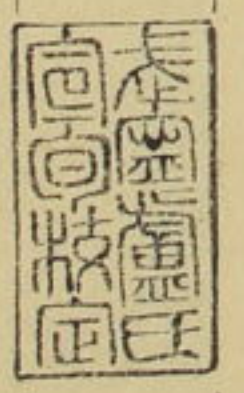
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無總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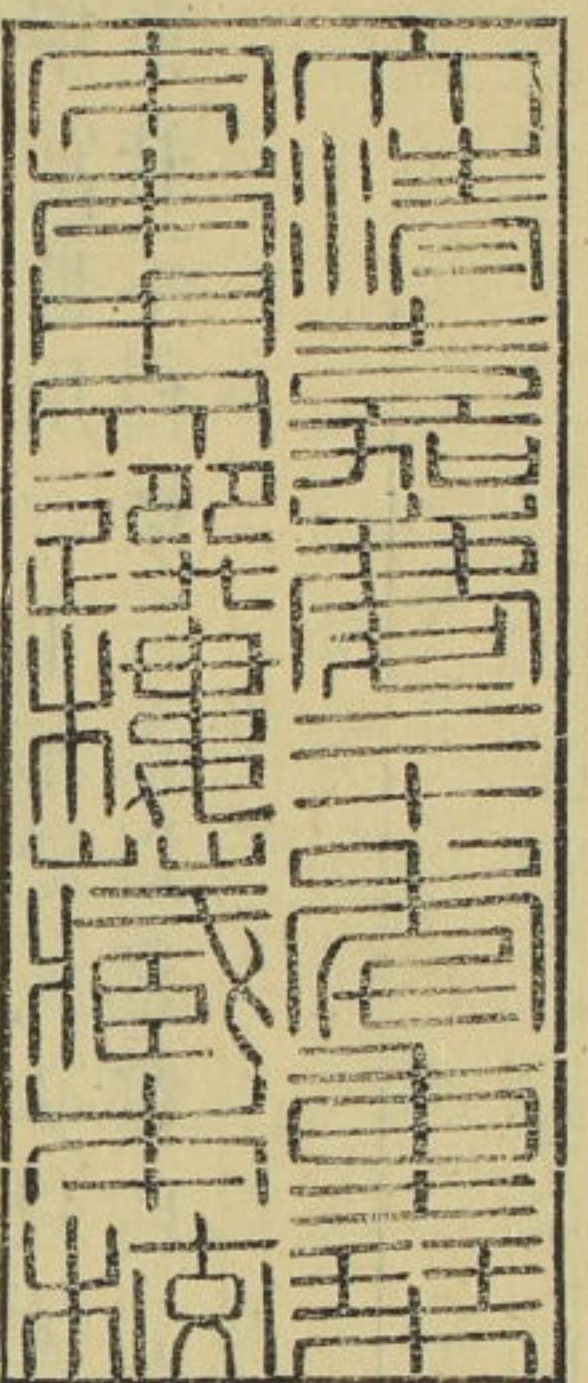
貨寶生生自庸 無摠貨寶以己位當**式敷民德永**

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疏** 今我至一心。正義曰

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不敬者。汝等無得摠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江西鹽法道胡稷栞

尙書注疏按勘記卷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尙書注疏卷第九

宋板同古本作尙書卷第五古文尙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氏傳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陸氏曰盤木又作般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亂蓋古文尙書也孔氏正義本

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間存古字此亂字亦其一也羣經音辨云亂古文尙書治字也舉舉尙古文亂字也賈昌朝好宋次道家古文尙書故其言如此

而治於亳之殷治

宋板殷治作殷地

傳自湯至亳怨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怨作殷案怨字誤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

宋板作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

閩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案南字是也明監本

毛本作河自亦誤

大序注云

宋板大作又是也

耿在河北

宋板耿下空一字

殷質以名篇

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

纂傳中上二字倒

題篇不自盤庚誥者

宋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正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名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板而傳文

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諸本不重誤也

尚書子門甲立

諸本門皆作開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

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

則當卜稽於龜以徙

毛本稽作考

于今五邦

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斷絕命

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顛木之有山藥

陸氏曰藥本又作栝。按栝木作櫟傳寫者從俗作栝耳

有用生藥哉

古本哉作哉山并鼎曰考疏古文似是

先正其號名

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

臺是殷也大名

案也當作地

或稱殷

宋板句上有或稱商三字

不欲住彼殷也

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為正直之言

宋板作故以矢言為正直之言

今盤庚自欲遷于殷

毛本欲作耿是也

劉殺釋詁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彼

大遷考自龜

毛本考自作則貞案所改是也

謂有典法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有行字

卽是有所服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

鄭注皆云

毛本注作王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古本由上有曰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古本人作民注同

王命庶悉至于庭

古本庭上有朝字

告汝以法教

古本法下有度字

下句王播告之

纂傳之下有修字

蒙上之先

纂傳先作文

民用不變

古本用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

起信險爲膚受之言

闕本葛本同明監本爲作偽

善自用之意也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葛本含誤作舍注同

予亦拙謀

疏正義曰下缺今補琴

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

毛本去傲作汝違

不昏作勞

陸氏曰昏本或作敬。按正義引鄭注昏讀爲敬勉也然則古文作昏鄭讀爲敬釋文所謂本或作

啟者指鄭讀也

毒為禍患也

宋板為作謂

遠近謂賒促

山井鼎曰賒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疏本皆作徐

徙奉持所痛而悔之

闕本同毛本徙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

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

闕本葛本明監本請作情毛本情上又有以字按諸本皆因疏而誤不知疏亦誤也

見後

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

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尚可得過之絕之

毛本得過之作刑戮二字

嚮竹亮反

案竹當作許盧文弨云嚮當作鄉是也

減恩甚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減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

宋板以不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為誤

傳曷何至忽害

闕本同毛本忽作禍是也今改正

遲任古賢

古本下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

葛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掩本文作弁

毛本同案文當作又

作福作災

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古本

我下有豈字之下有乎字山井鼎曰古本不成文理作我豈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為穩今本不字亦似不穩姑記以俟再考。按浦鏜改乎為各云從疏按是亦一說或疑非德上有缺文

可遷則遷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則並作卽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

岳本闕本明監本而言汝作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違命必有罰也

毛本命作我

故禘祫爲小也

宋板禘祫作禘祠

祫嘗禘烝

闕本同毛本禘作祫案禘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

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邇同古本侮上有老字石經脫下老字傳及疏內侮老疑亦俱當作老侮。按

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板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孰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

是侮老之

闕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校本作老侮

雖悔可外乎

古本可上有何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造士報反

毛本同案士當作七

欲用民徙

闕本明監本毛本徙作徒

延之使前而衆告之

宋板衆作教

王苦民不從教

宋板苦作話

行天時也

孫志祖云也當者字之誤

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徙作都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者

者字十行本未刻今補正

盤庚凝其被誤

毛本凝作疑是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迓作御徐氏音訝詳見牧誓

予豈汝威

古本威作畏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文云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疑此句后字

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

宋板無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

案后下十字複衍

此言湯勞汝先

毛本此作追

汝無能道

古本汝上有罰字

言神將罪汝

宋板同毛本神下有后字

故言下見汝

宋板言下倒是也

勞之共治人

古本人作民下殘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

纂傳父祖倒與疏合

又士良反

案士當作七

古者至乃死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者作我與岳本合

但念貝玉而已

古本念下有具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唐石經纂傳同毛本先父作乃父陸氏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

乃父按段玉裁云別本是也當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丕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曰詳尙書撰異

作丕刑于朕孫

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按顧炎武謂

裁云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傳多增字足利

古本往往依以增經不足為據也

亂治至其貪

案亂上當有傳字

傳言汝至督之

閩本同毛本言汝倒是也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古本凡下有我字

謂凶人

古本宋板謂作為

言不吉之人

岳本吉作善

我乃以汝徙

古本宋板乃作用

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

閩本同毛本下臣字作當是也

長立汝

宋板下有家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宋板為上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宋本落下墜下俱有

也字浦鏗云越也二字疑衍。按釋詁云隕顛湮下降墜標蕭落也又云沃渾隕墜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刪去越下也字以顛越兩字屬下句

恐越於下

閩本同毛本恐下有隕字

不使得子孫

宋板子上有生字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宋板其里二字間空一字

弔至靈善皆釋詁文

孫志祖云按釋詁無靈善之文

宏賁皆大也

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

讒仕滅反

案毛本作仕成是也

相助慮也俱訓為慮 兩慮字浦鐘云皆勸之誤
無總貨寶以己位 葛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已作求案求字是也

尚書校勘記卷九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說本又作兌音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作說命三篇 命說為相使攝政

於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於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高宗至三篇 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傳盤庚至曰說。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乙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

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傳使百至

卷第十

之谿。正義曰：以工為官，見其求者眾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傳巖，傳云得之於傳巖之谿，以巖是摠名，故序言之耳。傳命說至攝政。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摠說命，始求得之。疏說命。正義曰：此三百官是使攝位也。說命。命之。疏。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摠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三篇也。疏。王宅憂亮陰三祀。不言。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疏。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陰默至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羣臣咸諫于王。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為明，智明智則能。

制作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

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誥故報反，台音怡。恭

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

我言政教。賚，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所夢之

形。肖音笑，號寡白。疏。傳氏至之形。正義曰：傳以傳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為氏此巖以傳為名，明巖傍有姓

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
號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
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
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傳險則以杵築地傳說賢人必身不
犯罪言其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潤
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
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令
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
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
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
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
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
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
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間傅巖之野
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
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傳會
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禮命立以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言當納諫誨

德朝 **若金用汝作礪**
鐵須礪以成利 **若濟巨**

張遙反 **川用汝作舟楫**
渡大水待舟楫 **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
霖三日雨 **疏**
傳霖三日雨 **若歲大旱用**

為霖 **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開汝心

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 **疏**
啟乃至弗瘳 **若歲大旱用**

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疏**
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

以彼所見教己未知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

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

感也 **若歲大旱用**

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眩謂之眩郭璞

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亂病乃得

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

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出於傳說據王以為自警也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聽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 **惟暨乃僚罔不**

聽 **惟暨乃僚罔不**

聽 **惟暨乃僚罔不**

聽 **惟暨乃僚罔不**

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辟必亦反俾率先

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

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說復于王

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后

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疇敢不

祇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疏惟說命總百官。正

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乃進于王

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

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疏傳天有至設都。正

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宿音秀疏義曰晉語云大者天

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

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

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

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

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

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

諸侯國都總言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

建國立家之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

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疏樹后至師長。正

王于方反長丁丈反治直吏反下同疏義曰此又摠言設

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

奉上也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

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各師者眾所法亦是長

之本惟天聰明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民上言立之主使

治民。豫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

從又 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

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

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父也。從才容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 甲冑冑也言不可

又反鏡苦代反堯丁侯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 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 疏 惟口至厥躬

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

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兵也惟衣

裳在篋笥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

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

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冑至用

兵。正義曰經傳之無鏡與堯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

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蓋鎧之字

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冑與師乃用

之言不可輕教令易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

善則人為替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遠

之是起戎也。傳言服至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

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

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

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

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立冕

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

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後笥也甲冑干戈俱是器上言

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

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惟治亂在庸官 言

罔不休 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惟治亂在庸官 言

官得人則治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不加私昵惟能是

失人則亂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不爵 疏 官不至其賢。正

義曰王制云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時不有其善喪厥善於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疏有其至厥功○正義曰人生尚謙讓而憎自喪息浪反○疏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者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無啓寵納侮○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

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玉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無恥過作非恥過誤遂成大非○疏傳恥過至大非○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大非疏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惟厥攸居政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敬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以戒之○疏黷徒木反數色角反○疏傳祭不至戒之○正義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已訓諸王祀無豐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之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困而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言皆美也美其所乃不良王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

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

有道德者疏王曰至甘盤。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

台音怡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

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

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

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

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遜既乃遜

于荒野是學訖乃遜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遷居田野河洲也其

間。遜疏傳既學至民間。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

徒頓反居者曰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

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

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自河徂亳暨厥

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德爾惟訓于朕志言汝

訓於我使若作酒醴爾惟麴酒醴須麴以成亦

我志通達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言我須汝以成。麴

起六反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

魚列反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

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疏傳交非至汝教。正

交更脩治已也故以交為非一之義言說曰王人求多

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

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學於古訓乃有

所聞言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以能長世非說

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是敏疾其德

之脩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

乃來疏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

既疾則德自疏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

來歸已也疏惟學至乃來。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則道積於其

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惟敦至罔覺。

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敦戶孝反疏惟敦至罔覺。

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

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

能自覺其進言曰有疏惟敦至罔覺。

所益不能自知也疏惟敦至罔覺。

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疏惟敦至罔覺。

其惟學乎。愆起處反疏惟敦至罔覺。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疏惟敦至罔覺。

父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

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

皆仰我德是汝教。殷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

仰如字徐五亮反疏惟敦至罔覺。

臣乃疏惟敦至罔覺。

成聖疏惟敦至罔覺。

臣。長丁疏惟敦至罔覺。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格于皇天

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

爾尙明保予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

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阿烏何反。

惟后非

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

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治直吏反。

其爾克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辟必亦

反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對答也。受美命而

稱揚之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耳不聽之異。雊鳴。工豆反。

祖已訓諸王

賢臣也以訓道。諫王。已音紀。

作高宗彤日高宗

之訓

所以訓也。亡。

疏

高宗至之訓。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

升祭之鼎耳而雊。其臣祖已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二篇。傳耳不至雊鳴。正義曰。經言彤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禘。禘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行。各有妖異。與焉。雉乃野鳥。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耳而鳴。孔以雊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毛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裸蟲。之孽。先儒多以不恭。時則有介蟲。之孽。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已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

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日為名下篇摠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愿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

高宗彤日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也

日彤夏**疏** 傳祭之至曰繹○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復昨**疏** 日繹商曰彤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王午猶釋穀梁傳曰繹者祭之且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文云夏曰復昨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昨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於彤日

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言至道之王遭變異

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其有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已見其事而私自言曰

惟先王至道之王遭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大戊拱木武丁雉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已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

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典厥義 祖已既言遂以道訓諫王

降年有承有不 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承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

○中丁仲反又如字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命正厥德

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

疏 乃訓德○正義曰祖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承有不承

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

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
欲天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
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之也天既
信行賞罰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
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言天至絕命○正義曰經惟
言有永有不永安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厥義
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
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
此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
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
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
者愚愚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惕貪也洪範五福以壽
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以所貪故祖已引
此以諫王也○傳不順至不承○正義曰傳亦願上經故不
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
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
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
有求有不求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乃曰其如台祖已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
鳴

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豐芳
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違遠昵昵近疏鳴呼至于昵○豐芳
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疏正義曰祖已恐
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天
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嗚呼王若其事為常王當繼天
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
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
○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德為嗣嗣亦繼
之義也釋詁云即兄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
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
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
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
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
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近
廟欲王因此雖雉之與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
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
故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尚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始咎周

咎惡。咎其九反馬。尚書大傳作者祖伊恐賢臣。

周人乘黎

乘勝也。所以見惡。

祖伊恐

賢臣。祖已後。

奔告于受

受紂也。音相亂帝乙。

作西伯

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音相。

作西伯

戡黎

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其反勝詩證反。疏。殷始

至戡

黎。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見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故也。殷臣祖伊其事。作西伯戡黎。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照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為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

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邲。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者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邲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傳祖已後賢臣。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知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傳受紂至無道。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傳戡亦勝也。正義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既戡黎

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

反。疏。西伯戡黎。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

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

分天下為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北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近王至東北○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
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周。王心于況反
疏
傳云文王至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下注宜王者同
疏
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主命言
格人元龜罔敢知
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
吉
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
疏
傳至人至知吉。正義曰故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疏
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

未必問至人親灼龜
但假之以為言耳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

戲用自絕
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
故天棄我
相息亮反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以紂自絕於先王
疏
傳以紂至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

不摯今王其如台
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罪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
言多

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
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
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
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
互相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
故傳由通其意以紂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
與天俱棄之也
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然後祭則鬼神享之
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
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
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
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也
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昔違法

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

言。擊音至本又作嬰

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

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

我之所言以王不

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

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

于爾邦

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錯七

各反馬云廢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

師

告二師而玉紂

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

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

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以義故為亂也不

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為君而

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為惡之

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微子

微子為紂內國名子爵

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

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

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

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

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

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

知其爲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

若曰父師少師

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

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

方之事將必亡。治直吏反

書疏十

疏

殷既至少師。正義曰殷紂既暴

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

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于史敘其事而作此篇

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

文也。傳錯亂也。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以義故為亂也不

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為君而

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為惡之

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微子

微子為紂內國名子爵

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

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

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

我祖底遂陳于上

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

我用沈酗于酒

用亂敗厥德于下

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為凶

日酗說文作酌云酒營酒面善反營音詠說文于命反酌酒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

姦宄

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內

卿士師師非度凡

有辜罪乃罔恒獲

六卿典士相師故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度如字

小民方興相為敵讎

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其為敵讎言不和小。師常周反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

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

殷遂喪越至于

今

言遂喪亡於是至

疏

微子至于今。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

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

世矣今我紂惟用沈酗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

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

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

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

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

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父師至

而言。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

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

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

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

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此干

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

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

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

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

辭其事欲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

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傳我紂至後世。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然齊同之意詩云天不酒爾以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醜營也然則醜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傳六卿至中者。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

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
我念殷亡發疾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出尺遂反老字又作今爾無旄莫報反注同遜徒困反徐徒頓反一音都困反

指告予顛隳若之何其
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隳隳反玉篇予兮反切韻

疏
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

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內耄亂欲遜遜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隳隳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畱已共救之也。傳我念至愁悶。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傳汝無至救之。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隳隳欲畱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隳隳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隳隳於溝壑矣王肅

父師若曰王子
比云隳隳溝壑言此隳隳於溝壑矣左傳也

天毒降災荒殷邦
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

方與沈酗于酒
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乃罔畏畏故曰王子。見賢遍反省所景反

嘒其耆長舊有位人
言起沈酗上不畏天災下不畏不用其教法紂故。嘒扶勿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反考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

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自來而取曰穰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許宜反挫音全

降監殷民用又讎斂言敵讎不

怠

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名敵讎不解怠。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瘠在益反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災滅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

出迪我教王子弗出我乃顛隤

我教王子出合於道。臣僕一本無臣字

我舊

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

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

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

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

難乃自請人自獻于先王

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且反

馬本作清

我不願行遜

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謂潔也。願音疏。父師至行遜。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

故徐音鼓

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酒四方化之皆起而沈酒醜

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

不與賢人違戾其耆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

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

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

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

以在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

不得立為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
不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
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遜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比干
至王子。正義曰。諡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
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若求生何
以不去。既不自願。行遜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
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呼。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
乙元子。微子之命。有答。其文也。父師言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
正義曰。荒殷邦者。乃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何
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言
四方化紂。沈酒不可如何。傳言起至紂故。正義曰。文在
當與沈。酬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
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與賢人違
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傳自來至政亂。正義曰。攘竊
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詰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
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
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
牲。以牲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牲。經傳多言三牲。知

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牲牲三者。既為組實。則用者簠簋之實
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黍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
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憲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為
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
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
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傳下視
至懈怠。正義曰。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
所用治者。謂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
皆重賦。傷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
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為重斂。而又亟行暴虐。
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
懈怠也。傳商其至於道。正義曰。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
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則
已必受禍。此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則
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殷滅之後。言已
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
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
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傳刻病至無主。正義曰。刻者傷
害之義。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
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

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
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
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
立則宜為殷後也傳言將至一途也正義曰不肯避以求生
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
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
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泰西圖書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江西鹽法道胡稷棨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為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
引此得作導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
作允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

闡本明監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經下有營字
野上有外字毛本同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纂傳厲作屬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默也

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杜預
奏議中引尚書傳亮信也陰默也臣初疑之久矣

今得古本乃知注疏諸本脫三字也○按傳例已釋者不
再見亮之為信已於釋之矣此處不得有亮信也三
字杜預在梅顛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
井鼎之說殊謬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詰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古本罔作亡罔不同心同令石經補缺誤作命

惟恐德弗類

葛本闕本明監本纂傳同唐石經岳本毛本惟作台

遂令傳險姓之

宋板合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

宋板曰作且

若藥弗瞑眩

藥石經補缺誤

先使人瞑眩憤亂

浦鏗云憤當憤字誤○按上云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此因彼而誤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言

猶王官之伯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之作宗

師長之言亦通有

宋板有下有土字

憲法也

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脫上截四十二字山井鼎據古本宋板正誤補闕今錄于下傳憲法也言

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為治疏傳憲法至為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又也○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同

經傳之無鎧與與

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為背之

宋板為作違是也

官不全其賢

案全當作至今改

是言推而不有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恩以寵臣

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

浦鏜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

宋板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

古本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毛本難作艱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亦作楛

鹽鹹梅醋

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

毛本曰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陸氏曰俊本又作峻

故此為解

浦鏜云此為二字當誤倒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古本辜作罪

功至大天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大作于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

浦鏜云訓道二字疑誤倒或以訓二字倒。按下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

倒明矣纂傳道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永有不永

史記集解謂下有其字

天道其如其所言

葛本闕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次其字作我

祀無豐于昵

按羣經音辨尸部云昵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亏尼又女乙切考疏引尔疋亦是尼字疏又云尼與昵音義同此但明尼昵同字非經文作昵

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

也按史記注固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允德爲嗣

諸本德皆作得德字誤也

卽兄也

諸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譌

自立君以主之

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古本始初作亂後改作始按亂當作亂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

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昭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柏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西北對東爲名

諸本北作伯闕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淫過戲迨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迨作怠毛本作逸

以紂自絕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工字正與岳本同

動昔違法

宋板昔作皆岳本作悉案悉字是也毛本不誤

大命不孽

命下唐石經旁添胡字陸氏曰孽本又作孽按說文作孽引書云大命不孽據說文則胡字不應

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入也

反報紂也

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

古本天上有在字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辭

交錯是渾亂以義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

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浦鏜云卿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卿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為卿士也

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底遂陳于上

古本底作致

又為姦宄於內

闕本葛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倒

其為敵讎

闕本葛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涯際

古本涯際作津涯

傳父師至而言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

言則作疏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

浦鏜改作比干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

宋板欲作或

不解怠

岳本葛本宋板正嘉本闕本纂傳解作懈毛本作解與此同按釋文云解佳賣反是解讀為懈非字

作懈也通志堂本解作懈亦誤

我罔為臣僕

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僕恐此是古本作僕後折為二字釋文所

云一本是也

我乃顛隳

古本隳作隕

我久知子賢

古本我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

宋板

閩本同毛本者民二字倒盧文弨云民字衍文是也

安得默而不呼 毛本呼作言是也

尚書注疏按勘記卷十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葉

附釋音尚書注疏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

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鏡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津地名也。

泰誓三篇

乃作疏。惟十有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

伐殷以下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至九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

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
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
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
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
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
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
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月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
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
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
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
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
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衛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
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
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
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元年
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一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
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
者止為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

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序知
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
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
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
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正言
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
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則壬辰近朔而非
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朔則壬辰近朔而
朔是為二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武成經言一
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武成經言一
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麻明時然則改正治麻必
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
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
實是周之一月故春秋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
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
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
正然天無二日王無二王豈得殷紂尚而在而稱周王哉若文
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

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道王大王宣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渡津乃作。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屋流為鵑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

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顯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玉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泰誓**大會以**疏**傳大會以示眾同以泰誓為篇名也**泰誓**大會以**疏**傳大會以示眾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示眾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眾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

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二年春大

改 惟十至孟津。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

之 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眾故言大會于

孟 津中篇御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御師故言大

巡 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

義 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

之 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

大 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

春 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歷以殷之十二

月 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

彼 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 曰嗟我友邦

冢 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及 我治事眾士大

小 無不皆明聽誓

疏 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

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

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

揔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眾士謂國君以外卿

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

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揔戒之也

惟 人萬物之靈

疏 傳生之至

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

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

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

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

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

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

引也 **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疏 人誠聰明則

眾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

亶丁但反

酒 冒色敢行暴虐

疏 沈酒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

下同嗜市志反切韻

常利反酷苦毒反

傳沈酒至無辜。正義曰人被酒

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

其色酒然齊同

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
辭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
嚴烈人之暴虐與酒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刑一人有罪

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政亂疏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
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
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
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
而紂之官人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愚亦用
不堪其職所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

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有木曰臺
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
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
反疏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
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
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

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堦
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
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濫謂之陂停水不流
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
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
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
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
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
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說紂奢
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良剗剔

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剗剔視之言暴虐疏
傳忠良至暴虐。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剗剔謂剗也說文
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剗之義也武王
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為誰
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姐不知其姓名為誰
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
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
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姐已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
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紂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

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皇天震

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

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俊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疏傳俊改至之

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俊七全反甚。正義曰

左傳稱長惡不悛俊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

詐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

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

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

之甚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

成在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惟其克相上帝

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有罪無罪予曷敢

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疏天佑至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

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

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

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

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

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

至教之。正義曰眾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

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

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謂君與民為師

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

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疏。傳力鈞至可見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自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眾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言欲同。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反。疏。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逆天與紂同罪。貫古亂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予。

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

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

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疏。傳祭社至於紂。正義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底之履反。疏。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我酬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古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毛詩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禍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禍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禍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眾致天罰。天於予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於紂也。爾尚勗予一人永清四海。穢惡除惡樹善與民同。爾尚勗予一人永清四海。則四海長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田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

疏傳次

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澤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宿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會

諸侯盡會次也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

咸聽朕言

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字詰云徇巡也

疏

傳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總戒眾軍武王國在西徧此

師皆從西而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

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易反又苦蓋反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行無法度竭日播棄稂老

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稂老

昵比罪人

給背之者稱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反比毗志反給他來反

疏

傳給背至小人。正義曰釋詁又音怡魚名遺布吳反

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耆面凍黎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黎故鮐背之耆稱黎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給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
淫酬肆虐臣下化之
縱過酬以酒成惡臣下化之
疏
傳過酬至罪同。正義曰酬是酒言罪同。酬况付反
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酬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

之罪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顛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反，顛音喻穢於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廢反疏。紂淫醜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的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

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言天助湯命惟受罪浮于桀。過疏。

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水浮，浮者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

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胎斲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善也，賊殺也。元善之長喪息浪反。疏。傳：剝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長丁丈反。疏。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謂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謂

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言紂所以罪過。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於桀。已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與桀同辜。言必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天誅之。疏。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

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朕夢協朕卜，曩于休祥。

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疏。傳：言我至之占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正義曰：夢者

言紂所以罪過。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於桀。已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與桀同辜。言必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天誅之。疏。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

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朕夢協朕卜，曩于休祥。

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疏。傳：言我至之占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正義曰：夢者

言紂所以罪過。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於桀。已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與桀同辜。言必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天誅之。疏。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

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朕夢協朕卜，曩于休祥。

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疏。傳：言我至之占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正義曰：夢者

言紂所以罪過。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於桀。已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與桀同辜。言必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天誅之。疏。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

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朕夢協朕卜，曩于休祥。

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疏。傳：言我至之占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正義曰：夢者

言紂所以罪過。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於桀。已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與桀同辜。言必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天誅之。疏。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

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朕夢協朕卜，曩于休祥。

戎商必克。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疏。傳：言我至之占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正義曰：夢者

言紂所以罪過。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於桀。已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與桀同辜。言必疏。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天誅之。疏。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天

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朕夢協朕卜，曩于休祥。

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
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
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
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
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
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
受有億兆夷人

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離心離德 平人凡人也雖多
疏 傳平人至不同。正

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
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會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
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也
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予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
同。十人周公且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
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
疏 傳我治至德同。正義
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
數雖少而心能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

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
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
公太顛宏夭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言紂至
宜生南宮适也
家之少
疏 傳周至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
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
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
天誅之。惡鳥路反一音如

字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已能無惡於民之
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
之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

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
姓與下百姓懷懷皆謂天下眾民也
今朕必往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 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
紂郊疆也言我舉武事侵入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
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

張設此於湯疏今朕至有光。正義曰既與天下為任則
又有光明疏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
於此舉之使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
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
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
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
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
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
是入之意非如春疏助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秋之例無鐘鼓也疏助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助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疏助哉至
敵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下篇注同疏非敵
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
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
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
可克矣。傳助勉至克矣。正義曰助勉釋詰文呼將士而
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今將士無
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
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

則當疏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
克矣疏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
頭○懍疏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
力甚反疏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
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
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
頭角之稱崩疏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體之高也疏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世疏汝同心立功則
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疏是其戊午明日
令之重難之義眾士百夫長已上○令力政疏傳是其至
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疏已上○正
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畧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
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亦詳故言大巡六師巡

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眾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收誓王所呼者從王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眾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天

有明道其義類惟疏傳言天至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

明言王所宜法則疏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

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

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

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

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輕狎五常之教侮慢

天地神明疏狎輕狎至神明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

惰徒卧反疏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

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

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

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

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

傳舉天地以言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

每事皆不敬也之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

比于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疏斷側略

反又士略反朝涉遙反脛戶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

傳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斷之樊光云斷研也

說文云斷斬也朝涉水之脛必有其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

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

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乃

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作威殺

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戮毒痛四海疏痛病也言害所及遠疏遠正義曰

痛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崇信姦回放黜

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師保以安者反放退之邪似嗟反屏棄典刑囚

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

欲○技其綺

疏

郊社至婦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反褻息列反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喪蘇浪反

斷丁管反

疏

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惡鳥路反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孜孜勸勉不怠○孜音茲

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紂惡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言獨夫失君道也大

累世之讎明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不可不誅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

下惡

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

言欲行除

惡之義絕盡紂○殄

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

辟

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汝君之功○殺牛既反

疏

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

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各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

賞不迪有顯戮

賞以勸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

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克塞四方明著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

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人盡其用

書流十一

克我非我父罪疏傳若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
我之無善之致疏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
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
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眾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
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十人舉全數。

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聲近舍車
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
卒子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與

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

至牧地而誓眾。牧如
字徐一音茂說文作毋

云地名在朝歌南疏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
戰于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眾史敘其事作
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

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
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
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
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
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
一十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十人司馬法
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
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
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
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
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國并為
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
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
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
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
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
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
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

書流十一

古

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
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傳勇士
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
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
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
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時
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爽明
昧未也○**疏** 傳是克至早旦○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
旦也○**疏** 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
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
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
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麻推而知之也釋
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
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為**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
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疏** 傳紂近至紂戰
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
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

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
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
後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王左杖黃鉞右秉**
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 杖鉞示無事於誅右
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逃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
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戎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旄許危
反逃他**疏** 傳越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
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
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
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逃遠釋詁文**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言志同**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
滅紂**疏** 傳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
者戰**疏** 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

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
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
不可得指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
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師疏傳亞次至門者○正義曰亞次
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釋言文旅眾釋詰文此及左傳
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眾故以亞次名之
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使其官掌
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師
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
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
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帥
疏傳師帥卒帥○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帥帥皆
舉全數亦得為千夫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
師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
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
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
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疏

傳八國至之南○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
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
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
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
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
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
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
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
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入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
李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
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八年左傳稱
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稱爾戈
比爾干立爾矛其誓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比
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
反又疏傳稱舉至干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
音允疏楚謂之子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
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
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
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
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

執以舉之故言稱權則並以杆敵王曰古人有言曰

故言此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牝雞無晨 類引反徐扶忍反 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

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為散義鄭立云索

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

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

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

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

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

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丹達反已音紂紂信用之也

疏 傳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

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

姐已所與言者貴之姐已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姐已好之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

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頭懸之於

小白旗上以為昏棄厥肆祀弗吝 昏亂肆陳昏當也

亡紂者此女也 **疏** 傳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事

不復當享鬼神 **疏** 必亂故昏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

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合相當之事故昏為當也

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

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疏** 傳王父至以道○

不迪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 **疏** 正義曰釋親云父

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俾暴

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俾必爾反使

疏

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

傳總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

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

七步乃止相齊

疏

傳今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布陳然言常旅進一心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

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常衆進一心也

夫子勗哉不

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勗許六反刺七亦反

疏

傳夫子至爲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

此勗哉在上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旣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

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

桓桓武貌

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桓志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于商郊

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貔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

疏

傳貔執夷。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穀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迓克奔以役西土

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迓五諒

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爲也爲于僞反

疏

傳商衆至之義。正義曰迓訓迎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

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

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勗哉夫

可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

售反本或作

識其政事

記識殷家政教

作武成

武功

事

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

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

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

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

歸馬放牛不復棄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

以野澤為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為法。正義曰紂以昏

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為治國

之法經云列爵惟武成。文王受命有此。疏曰武成。正義

五分土惟三是也。武成。武功成於克商。疏曰此篇敘事

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

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

若曰至六統未集述祖父以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

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

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

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

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具

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賸禱祖云無作三祖羞

大命不敢請佩王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

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

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

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

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叙既克則空語禱神聖人有作

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

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

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

亦容脫錯但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

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

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此

本

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翼明步行

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商至于豐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乃

偃武修文言。哉徐音載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歸馬于華山

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

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丁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

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

衛黑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桓籩

音邊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

時掌反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祖廟

後郊自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

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

十八日戊午渡河秦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秦誓中篇

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

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

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

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

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

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三

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

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成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

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

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為

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

際亡謂彼僞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正義曰將言武成

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

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詰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月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鬻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豕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

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摠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駿大釋詰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名諱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既生魄庶邦

一統○暨傳魄生至一統○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其器反
疏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
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

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王若

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惟先王建邦啓土

謂后稷也尊疏傳謂后至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祖故稱先王。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啻韋昭云王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啻韋昭云王

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笑為立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郃故

言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會孫公劉疏傳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

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

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

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至于大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績統其業乃勤立王業。大

音太肇音兆王迹于况反疏傳大王至王家。正義曰詩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繼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

本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大邦至其德。正

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惟九年大

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疏傳言諸至未就。正義曰

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

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

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

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

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

崩故鄭立等皆依用之

書疏十一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 **疏** 傳致商至川河。正義

山華岳大川河。底之履反 **疏** 日致商之罪謂伐紂之

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

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

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

也傳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

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通商路過河華故知所

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

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 **疏** 日惟有道曾孫

日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

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

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

二年左傳蒯賸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蕪上祖奠享

之意 **今商王受無道** 無道 **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 **疏** 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

民所以為無道。烝之承反 **疏** 物語闕人在其間以人為

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 **為天下逋逃主**

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

反窟口 **疏** 傳逋亡至大姦。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

忽反 **疏** 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

與之為魁首為主 **萃訓聚也** 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

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

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數數澤大同故言數

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

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

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

紂為淵藪集而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

歸之與孔異也 **以遏亂略** 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

天意以絕亂路。過鳥未反召上照反本又

作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

華大國曰夏

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一命。○**疏**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

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也。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

成命欲其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惟其共伐紂也。

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王為之除害。○**筐**音匪，為于偽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

民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河至朝歌

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周有敵

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紂

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

杵甚之言。○**倒**，丁老反。漂，四妙反。徐敷妙反。又四消反。杵，昌

呂疏。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

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

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

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曠以心體國

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

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

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

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

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

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

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

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

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

雨為和同之應也。○傳旅眾至距戰。○正義曰：旅眾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眾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傳紂眾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眾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比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器也。一戎衣，天下大定。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釋箕子囚封

比干墓式商容間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

疏

傳皆武至禮賢。○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賢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

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闕，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闕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疏**：傳紂所至貧民。○正義曰：藏財以賑貧民。○散，西且反。○**疏**：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闕，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闕，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

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大賚十四海而萬姓

亦作**疏**初立施舍至服德○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

年歸粟於蔡以明急於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

已責止通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

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

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

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

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

猶表其間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

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也**列爵惟五**即所識政

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列爵惟五**即所識政

爵五等公**分土惟二**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

侯伯子男**分土惟二**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

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

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

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

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

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

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

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

之注**建官惟賢**立官以**位事惟能**居位理事**重**

具矣**民五教**所重在民及**疏**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摠下

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

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

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惟食喪祭**篤親愛祭祀崇孝

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惟食喪祭**篤親愛祭祀崇孝

○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言顯忠義**崇德報功**

○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言顯忠義**崇德報功**

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所任得

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所任得

而鵠反治疏垂拱而天下治。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直史反。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帝清王若稽古帝堯
克明峻德用光夏后
實濶土濶土濶土濶土
濶土濶土濶土濶土

江西鹽法道胡稷棻

尚書注疏按勘記卷十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古本作尚書卷第六古文尚書泰誓上第一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卷第十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渡津乃作古本津上有孟字

至嗣位至卒正嘉本闕本同宋本上至字作則明監本毛本作自山并鼎曰宋板為愈

正言一月宋板正作止

武成所以解一月者宋板解作稱按解字非也

王無二王宋板上王字作圭毛本作民案民字是也

於孟地置津宋板於上有是字

又云八百諸侯按又字疑當作文

至五以穀俱來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五二字倒

古文秦誓伐紂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事上有時字

秦誓

王應麟困學紀聞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秦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按疏云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夫太子太宰古通作大無作泰者則秦誓當作太誓明矣字雖爲大音則爲秦後人遂誤爲秦據唐石經作泰則其誤固在開成之前

惟十有三年春

陸氏曰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依序文輒改

惟宮室臺榭

陸氏曰榭本又作謝按古无榭字

使不流洫

宋板洫作溢按洫字非也

謂不服采飾

閩本同毛本不作依按所改是也

是則亦剗之義也

宋板剗作剔是也

父業未就之故

岳葛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父作功

故我與諸侯

古本無故字

計當恐怖

宋板同毛本計作紂

是我與討同罪矣

毛本討作紂是也

底天之罰

古本底作致

與民同

古本下有欲也二字

王乃徇師而誓

石經補缺徇誤作循說文云徇疾也按依說文當作徇

我聞吉人爲善

古本聞作聽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

岳本竭作渴與釋文合下竝同按說文漱欲飲也渴盡也渴負舉也今人

多亂之此渴字本當作渴從俗作渴盧文弨校釋文以為當讀如渴葬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渴俗本既誤作渴併釋文渴苦曷反改作渴巨列反謬甚

故曰力行 古本下有無度也三字

播棄犂老 古本犂作黎注同

物在水上謂水浮 闕本同毛本水作之案所改是也

日亡吾乃亡 案乃亡下脫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

干觀其心凡三十字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補入與宋本岳本合

以殺害人為惡之大 闕本同毛本害作善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夢精二字互誤

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臣字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

十有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公二十有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臣字後人於秦誓左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增臣字襄公二十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子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

太公召公 纂傳召公在太公上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纂傳少作多按纂傳蓋據朱子論語集注孫志祖云論語集注作多仁人

蓋沿邢疏之誤孔氏正義云明多惡不如少善則為少字無疑人下古本岳本俱有也字按岳本讀不如周家之少為一句仁人也為一句文義甚明益知少字不當改作多

此於湯 毛本此作比所改是也

秦誓下第三 周書

斲朝涉之脛 古本斲作斬

剖賢人之心

古本剖作割注同

作威殺戮

古本威作畏下作威同

二者大同

纂傳大本按本字是也

乃汝世讎

顧炎武曰石經誤世作誓。按今本唐石經乃汝讎三字皆係補缺惟世字作世尚係原刻顧以為誤作誓非也

明著岐周

古本宋板周作芻盧文昭云芻即衆字從三人後人不識妄改為周。按从音吟非衆字也後人誤會人三為衆之說遂以衆為衆然相沿已久此芻字當如盧說山井鼎按古文尚書從字作芻其例正同

牧誓第四 周書

若虎賁獸

史記集解無獸字

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師

毛本師作帥所改是也

欲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三作此

乃復到退

閩本同毛本到作倒按倒古通作到

王左杖黃鉞

陸氏曰鉞本又作戍。按作戍是也說文云戍大斧也

鉞以黃金飾斧

浦鏗云鉞上脫黃字從公劉詩疏按。按史記集解亦無黃字

示有事於教

古本史記集解教下有令字

傳越以至苦之

案越當作鉞轉寫之譌

治事三卿

古本治作理

此御事之文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大

旅衆也衆大夫

古本無下衆字按史記集解作旅衆大夫也視今本少一衆字而也字在夫下文義

較順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閩本同毛本飾作師所改是也

師帥卒帥史記集解帥並作率

亦可以稱師宋板師作帥是也

巴在蜀之東偏補本東作南

是庸濮西江漢之南閩本同毛本西作在所改是也

戟楚謂之子纂傳同毛本子作干。按纂傳引在說命中篇下同

或謂之楯浦鏗云楯方言作楨音代誤作楯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唐石經是字旁注按漢書五行志引此經無是字

日義曰晉語云按日是正字之譌諸本俱不誤

妣已所舉言者貴之閩本明監本舉言作與言按與言乃譽字誤分爲二也當據列女傳

元文正之毛本亦誤

弗迓克奔

按匡謬正俗引此經迓作御又稱徐仙民音禦是徐本亦作御疏云王肅讀御爲禦則孔氏所據本亦作御蓋作御者古文也作迓者今文也釋文云馬作禦史記同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陸氏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獸許救反匡謬正俗曰徐仙民音獸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六畜之字本作獸爾疋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若武王歸鹿放虎可言歸獸所放既是馬牛當依獸字本音讀之不得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堯典鳥獸孽尾鳥獸毛毳旅獒珍禽奇獸皆作獸字何獨武城一篇以豎爲獸斯不然矣。按作獸者古文也作獸者今文也徐陸二本皆用古文今本釋文開寶所改非陸氏元本故錄顏氏說以存古文之遺

月二日死魄

正嘉本萬本閩本葛本同毛本死魄上有近字與岳本合案此誤脫也

七世之祖

纂傳祖作廟

而魄死明生

浦鏜云而疑衍字

由字積與誤

浦鏜云與誤二字疑倒孫志祖云字積者即積畫之說與誤者或誤寫四為三也非

倒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古本唐石經臨安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並同毛本成誤作伐

以撫綏四方中夏

古本補本綏作安

故大統未就

葛本正德本嘉萬本閩本纂傳同岳本統作業與疏合毛本依之

底商之罪

古本底作致

用祭事告行也

纂傳事作祀

告天社山川之辭

岳本社作地

臨祭祀

纂傳祀作事

暴殄天物

古本殄作絕

則天物之言

纂傳言作害

普謂天下百物

閩本明監本普作皆

窟聚

葛本閩本明監本窟誤作窟疏同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古本補本作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篚厥元黃

古本無厥字

筐篚盛其絲帛

古本作上篚篚其絲帛補本作篚篚其綿帛按當作篚篚其絲帛古本之上今本之

盛衍字也古本之篚篚倒字也補本之綿誤字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

顧炎武云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流血漂春杵

宋板流血二字倒是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唐石經干下旁增之字容下同

施舍已債

古本岳本宋板同毛本債作責按釋文作責責債古今字

列地封國

古本列作裂

喪禮篤親愛

宋板篤親間空一字

使天下厚行

葛本閩本同纂傳言作信

欲垂拱而天下治

闕本同毛本欲作故案欲字誤也

尚書校勘記卷十一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栞

